

来燕榭书札

五言一首字一纸想建

见大你既便一纸甚佳他者所
之黄有裳之端及中云云惟未

此以封寄故手封无海感恐亦先

一般人以见解又见件再如森文、慎并之原见

词以中策何以搬清着著上序皆合宜可恨先矣

并编稿好亦省二心云云指各系详存若此云见此

决有可谈云云大等之信其中如子敬无一

人不不可取可注云云并下自有所寸、除、信

言不疑以可以具也、以据卷看卷平允若此

断之也、此皆可矣、但分前并不若有所等、此其可

以见观客之我巨匠也、人及日新道者工侯仁榜

永新女已足及、以此书之亦不能存则、中国文

学亦可、不作笑、上海天山晴暖、应即店沽

之菜、搬到泰州一行、不不肘、实理系、烟是

告竹信信、已见到否、在当分、之、任之德等、

估以并领、有顾中书、小女亦佳、

何以中书

春史

春史

平家子 丑月十八日

大象名人书简文丛

来燕榭书札

黄裳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燕榭书札/黄裳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4. 1

(大象人物书简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5347-3215-8

I. 来… II. 黄… III. 黄裳—书信集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9977 号

《来燕榭书札》(黄裳)/大象人物书简文丛

整 理 李 辉

丛书主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佳 言

责任校对 李建平 孙 波

装帧设计 王翠云

出 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371-5726194)

制 版 河南大象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79 千字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222800-3081



黄裳（一九一九—）

原名容鼎昌，祖籍山东省，生于河北井陉。作家、藏书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锦帆集》、《旧戏新谈》、《榆下说书》、《来燕榭读书记》，回忆录《黄裳自述》等。

王言兄之文不傳復照以為念不知近來身體為何如又
也觀乎近來得所之誠清神已覺快活一色甚喜此種
此時我輩所當念之問也蓋大有進此若學問也新至小信
中後窮也本但何不失有誤可見世間之進之難其自
是而多活舊但後之不少問也此情亦未祿存此等事
以及進民之在之問問信者都是所然則不一在正破但
可以進可研求也如不知已後之進則其問亦不一在正
信大信至事相也此亦一有進人焉也析入是久已後
早而明時示以意見在明進信之意不知可以古國相
當否得時即可知矣可以進也也如問

年終

不索

臘月十六日

11-17

李辉兄：

信收到。已对捐书外溢事，连日苦
想，有报导，已累知一二。此事实在可
气，我一向不赞成捐书给图书馆，因
为一入馆，即成死书，连自己想看也不
易。王叔典守书重，致书受损，更有
东邻西舍生盗竊，更因求图去馆之耻也
也许他们看不上这些外书，不若寄无
善本之室重，也是一图，总比进馆水落石
出，则你以校报工作可得佳评了。

送书报材料费，其中占你书费
和零几角，当得若干，给钱半款可耳。

“自由”稿费中扣除50元，以付
编辑基用，付是当然，即请照付。

白复即回

冬安

莫衷 12/24

李辉	文丛	『大象人物书简』总序
----	----	------------

人总是在矛盾状态中向前走着。

电脑、互联网……一种又一种新的写作工具、交流手段，给我们带来便利，带来兴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失落，带来感伤。十多年前，我曾撰文为电脑写作将使手稿消失而感到遗憾。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电脑写作，未来的人们不仅很难欣赏到诸多作者各具特色的墨迹，更难以从字句的修改来了解作者思想的脉络以及行文风格的形成。

当发出如此感慨时，我还没有想到，互联网这一更为便利、快捷的通信方式，已走进我们的生活。“伊妹儿”——一种全新的鸿雁传书，继电话之后，在更大程度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交流习惯。

上网的人们，仍在写信，仍在相互倾谈，但已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情绪波动的过程。风格各异的笔迹，被千篇一律的印刷体所取代；书写信封、张贴邮票的亲切，被键盘清脆的敲打声所取代；等待邮差敲门的焦急，拆开信封的激动，躺在床上一页一页翻阅的悠闲，被电脑显示器上的随时出现的字母和数字所取代……一切都是全新的形式，全新的体验。

不必伤感，不必失落。新的交流方式最终也会形成一种新的书信文化，在这一点上，我很乐观。

不过，正因为如此，传统的书信方式更值得我们重视，更值得我们尽可能地予以关注。这便是推出这套“大象人物书简”文丛的初衷。

在这套书之前，我还主编了一套“大象人物日记”文丛，为它写序时，正是2003年4月下旬北京SARS肆虐的时候。今天，又为这套“大象人物书简”文丛写序，恐惧与危机似已过去。短短两个多月，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每个人

都经历了难忘的日子。想必如同有不少人会把自己的感受写进日记一样,我相信也有不少用传统的书信方式和新的“伊妹儿”方式,向亲朋故旧描述了各自的心理历程和现场目击。许多年后,它们如果有机会发表,都将是一段历史的真实反映。

书信与日记一样,是最具个人化的写作之一。原本意义上的书信——如同日记——不是为了发表(一些公开信除外)。写信人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与一个既定对象倾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无巨细,均在信中。于是,岁月流逝而去,留下来的私人通信,往往就成了个人生活、社会风情、历史变迁的真实记录。将这样的书信整理出来予以出版,就有可能使文化积累、历史记录多一些角度、多一些细节。同时,一些书信因作者的杰出才能和丰富修养,还有可能在文学创作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这套“大象人物书简”文丛率先推出的是几位作家的书信,它们是巴金的《佚简新编》、孙犁的《芸斋书简续编》、黄裳的《来燕榭书札》、胡风与路翎的书信全编、萧军的家书。以后,作者队伍将逐步从文学界向其他方面扩展。

应该特别说明一点,本套丛书以及日记丛书书名,均冠以“人物”而非“名人”,一字之差,其实预示着选题拓展的可能。重视名人,但不限于名人,不同领域的不同人物,他们的书信或者日记,只要有历史价值,都将列入其中。我向来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原始记录的整理出版,我们对一代又一代人物的认识,对文化发展脉络的认识,对历史细节的认识,才有可能更接近于客观真实。在这一点上,星星点点的搜寻、发掘、整理,虽不像振聋发聩的宏篇巨论那样容易引起轰动,引起关注,但在解读历史、认识现实方面,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这也是我为何一直对史料情有独钟的缘故。

很高兴得到大象出版社的全力支持,在推出“大象人物日记”文丛的同时,也推出这套书简丛书。

是为序。

二〇〇三年七月六日于北京

看那风流款款而行	—— 黄裳印象（代序）	李辉
----------	----------------	----

—

编选完《黄裳自述》是在去年夏日，开始整理《黄裳书简》则是在前年冬日。由冬及春，由夏及秋，现在到了又一个冬日。这些日子里，在他的纷繁往事中看他行走，在他无拘无束的书简中听他交谈。渐渐地，过去印象中的那个寡言少语的老头，一下子在我的感觉中生动活跃起来。

黄裳颇不善言谈，与之面对，常常是你谈他听，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称为“枯坐”。电话更是简洁得要命，一问一答，你问几句，他答几个字，绝无多的发挥，可说是再单调不过的色彩。我甚至一度怀疑，他这样的性格当年做记者时又该如何进行采访？

然而，这只是一种外表或者说假象。一个在大学学电机专业的人，却改行走进了文化圈，且以藏书家、散文家、剧评家等多种身份各领风骚，独步文坛，这必有他过人的一面。读他的自述，读他的文采飞扬的游记，读他的书信，便不难发现，实际上，以藏书家而著称的黄裳，有着浓厚的生活乐趣。他不是那种枯坐故纸堆中的书呆子，相反，其性情颇像一个浪漫才子，精神里充溢着人们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可以领略到的那一种文人风流。他爱古旧书籍散发出的特有的气味，爱文物字画营造的意境，爱游山玩水，爱名优们的优美吟唱和婀娜身段，爱在印有漂亮图案的纸笺上给友人写漂亮的信，爱听那些好玩的人讲好玩的故事，爱在美丽的风景里和友人比赛吟诵偏爱的诗句，爱开怀畅饮……似乎还不止是这些。他还关注时事变幻人事更替，爱评说时政，爱抨击所恨所憎，并对那

些浅薄的人投去蔑视的目光,甚至会出于激愤去打一场笔墨官司……

想想看,如果黄裳不是一位既有才学又有情趣的人,又焉能在戏剧、新闻、出版等各领域广交八方俊杰?梅兰芳、盖叫天、巴金、吴晗乃至旧书店的老师傅,几乎都成了他的挚友,是他的生活舞台上不可缺少的角色。显然,寡言少语的黄裳,也有着擅长交际的性格,他是以自己的方式活跃在文化界,在一个复杂而动荡的时代走着起落不定、悲喜交替的行程,从青春年少,一直走到了八十多岁的今天。所有阅历,所有修养,所有情趣,成了他行文走笔的厚重基石与丰富背景。

寡言成就了他的文字。一旦进入文字世界,他的思绪与语言顿时顺畅无比,活泼跳跃,五光十色,变化无穷。游记、书话、剧评、题跋、人物印象记,在不同文体中他自由选择并做着又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动作。显然,文体对于他并不一定是必须考虑的前提,更不是限制手脚的束缚,在这方面,他相当放松,显得潇洒自如。其书简尤其如此。书、人、心境、世态,他无所不谈,毫无掩饰,较之那些公开发表的文字,它们更加真实地显露出他的性情。当把他的所有文章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时,我才感觉到,这样一个在当代中国颇具个性特色的文人,竟这样悠然自得地为我们提供了如此精彩的精神记录。

二

“黄裳”是笔名,用久了,除了老同学或老朋友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容鼎昌。

一个不错的笔名,色彩感颇强甚或带点女性味道。在认识黄裳之前,关于这个笔名的来历我听过一个有趣的说法。说是年轻的容鼎昌,很欣赏当时走红的女明星、素有“甜姐儿”之称的黄宗英,堪称黄的“追星族”,于是,便取“黄的衣裳”之义,选择了这样一个笔名。青春年少时的趣闻,长留在朋友笑谈中。黄裳本人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钱钟书曾为他写过一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断简零篇室摭忆》)。可见他的这段“追星记”在当时文化圈是广为人知的。

关于“黄裳”这个笔名,黄裳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黄宗江也有解释:“我下海卖艺,他初赠我艺名曰黄裳,我以其过于辉煌,未敢加身于登台之

际,他便自己用笔名登场。”可见,“黄裳”本是容鼎昌为黄宗江起的艺名,最终却成了自己的笔名。

得知我有意搜集与整理黄裳书信,热情的黄宗江居然找到了黄裳写给他的一批信,其中四十年代八封,“文革”后九封。这些信以四十年代的最为珍贵,它们是目下我所见到的黄裳最早的书信。这些写于二十几岁青春时期的书信,文字洒脱优美,青春的躁动与浪漫毫无掩饰地呈现出来。它们引起我的兴趣,并不只是因为它们证实了黄裳当年的确如传闻所言,对黄宗英充满关切和欣赏,而是与中年之后黄裳写给友人的信相比,它们更像抒情散文,更像心灵独白的咏叹调。当我一封封将它们录入电脑时,我仿佛听见青年的黄裳在月光下独自吟唱,有点忧郁,有点感伤,当然,也有点浪漫。如果把它们和黄裳写于同一时期的诗文结合起来阅读,便不难感受到一个青年才子对爱和美的钟情,而这与黄裳所迷恋的传统文人的风流情怀显然是一脉相通的。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黄裳先后或就读校园,或出任随军翻译,奔波在成都、重庆、昆明、印度等地,二十多岁的他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纪。与友人通信,特别是与黄宗江这种有着特殊关系的朋友写信,其实也就是一种最好的情感释放。他也偶尔吟诗。这一时期留下的诗不多,但却颇有味道,也能帮助我们了解青年黄裳的内心。

一九四三年黄裳旅居成都,二月十五日这一天他写了这样一首诗:“无端姿媚泥人生,琥珀调羹手自擎。知是殷勤知是惜,此情如水不分明。”诗后有说明文字:“时借寓春熙路上,天井中有芭蕉甚大。夜半闻游女歌声,不能成寐。”活脱一个可爱的青年,竟为院外女子的歌声而失眠,并将这一体验变成了诗。

还是这一年,黄裳写过另外一首寄寓思念和恋情的诗:“历劫江南尚有春,拂衣犹染上京尘。梦回紫阁凭鸾镜,舞罢兰闺藉锦茵。常向画眉寻密意,每从笑靥觉情亲。琴台此日应无路,凤纸他年寄性真。”

一九四五年黄裳随美军远行印度,二月十九日在兰伽收到家书,并附有剪报、图片。虽然我们无从得知是什么剪报,是谁的图片,但即兴写下的诗将他的情愫以及传统文人的趣味、情调表现得淋漓尽致:“绿杨门巷忆青青,梦里江南只绪零。念远羁情成怅触,怀人兰芷动芳馨。弦中意绪凭谁释,画里真娘

正妙龄。绮绪渐阑翻转挚，宿醒如此未能醒。”如果不注明作者和写作时间，也许可以把它当做多愁善感的明清才俊的行吟之作来欣赏。不仅诗如此，他在日记中记录的生活片段，也表现出此时黄裳对异性美的关注与爱慕。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的日记：

已经饿得很，等不及刚在弄锅子的伙夫做的饭，就和小黄出去吃一顿。刚刚走出，就看见了两个缅甸少妇挑了香蕉来卖。她们都赤了脚，梳着光亮的发髻，不施脂粉，可是明净得很。这让我想起了江南的卖花少女的那一种类型。

六月四日的日记：

“呀，看那边！”小黄喊。远处的山脚下，一方石井栏上，有一个洗衣服的女人。我们突然为她的明倩所惊了。远远望去，她那梳得黑黑亮亮的髻，她那素白而单纯的衣服，她的素朴的眉眼，她的勤快的洗衣的手法。她穿着一件花布马甲，当胸围着的一块长长的白纱，一直垂到脚腕，她赤着的双足，就踏在那青石板上。

我们就向她站立着地方走去。

写给黄宗江的信，无疑最能表现出青年黄裳的才气与多情，也颇有助于解读他的心理与性格。且转引一九四四年的一封信如下：

宗江：

得内江来信，如读了一篇忧郁的散文。“水国春空，山城岁晚，无语相看一笑”，如此境界，何以堪此。剪得一张 Ingrid 的相片和 Charles Boyel 的，电影未看，看此画面即有“迟暮”之感。恋爱岂真需要找一个小姑娘，Fresh，青春的跳跃……

对于你的“喜欢”我无所言说。实在在这方面我没有资格讲话。

本来又要上前线，但是没有去，面对溪山，生活安静，工作清闲，只是心情粗了，毫无执笔的兴趣，奈何！

今天和一个 Full Colonel 驾车进城，此人白发苍颜，但是颇有兴致，在半路上遇见两个 Prostitute，就招呼她们上车。“有女同车”，一路上都侧目而视，真有些浪漫军人的风度了。这两个粉头有一个颇漂亮，高高的，丰腴，水注似的眼睛，两条粉红色的大腿……当兵数月，乃真正了解了为

什么要一点钟五次，打发三个女人的必要……

我过去没有遇到过淑女，遇见小妹，又为她当时那种风头所掩盖，无勇气上，岂真要由“神女”来启蒙不成？（那两个在城里分手了，并无下文。）

烟斗吸得头晕晕，百无聊赖。

我缅想他年回到上海去。那时大概已经训练好了美国派追求法。马上来一个当头风似的……看能不能成“佳偶”。“寥寥数语”今后是不写了，“长信”更没有“才华”，“才子佳人”我目前讨厌达于极点。但愿我的人重新变过，变成一个十足的“野人”，带一股旷野的风来。

我想，如果开头好，也许后来会慢慢变回来，回到本来的性格，但此乃后话，God Knows！

果良近况如何，还是从白兔子研究他那“变态心理”吗？我这封信果良看来一定又是变态研究的上好资料，一定是的。

昨天晚上又与同事大谈《红楼梦》，彼此同意在全部《红楼》中，我们选两个人，“晴雯”、“芳官”。晴雯取其撕扇子时的“我也累了，明天再撕罢”。于“芳官”取其“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时的和宝玉乱睡在一床上……

头晕特甚，再谈。祝
忘却某“道”与某“心”！

鼎昌 八月九日 桂林山中

暗黑之夜有九颗星子

其文如人，一个活灵活现的浪漫才子心理的真实写照。

三

一九四六年，在为自己的一些诗写跋时，黄裳开诚布公地说：“西哲有言，无论何人，当其恋爱之际，都是诗人。”“虽云情感之游戏，亦曾多少用心。军中寂寥，得此乃不闷损，是可念也。”他说得不错，这一期间的黄裳，俨然是一位诗人。类似的情调其实一直在他身上存在着。熟悉他的一位诗人曾说他是“内秀”。这内中之“秀”，在我看来，得之于对美的敏感、好奇、痴迷。他后来之所以迷恋于藏书，喜欢字画，与年轻时表现出来的性情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从写给南开中学同窗周汝昌的信中得知,六十年代黄裳曾应香港一位朋友之约,计划撰写一部以晚明时代为背景描写秦淮名妓柳如是等人物命运的小说,并已动笔写出约三万多字。他抄录了一份,寄给身为红学家的老同学阅正。对这一选题,他兴趣盎然,且信心十足。此时,他并不知道在南方另一座城市里,史学大师陈寅恪尽管双目失明,但也对几百年前的同一位女性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并最终艰难地以口述方式完成了一部传世之作《柳如是别传》。遗憾的是,不知何故,黄裳的小说后来没有完成,不然,人们就有机会来看看黄裳笔下的柳如是,与陈寅恪笔下的传主相比,到底有着哪些相同哪些不同。同时,还可以领略一下他的小说才能,看看他为何对柳如是这样一个女子产生兴趣,他又是如何把握明清时代的文人生活以及那些文人的性格。

一九七八年在《鬼恋》一文中,黄裳谈到自己对柳如是的兴趣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大约在十多年前,对柳如是这个人物发生了兴趣,搜集了一些有关资料,试作了一本《柳如是年谱》,又把明清以来有关她的诗文、笔记抄集在一起,足足有一大本,戏题之曰《藤芜集》。柳如是在她的同时齐辈中间,无疑是声势最为烜赫的一位。无论“秦淮四娥”或李香君、卞玉京这些前辈或姊妹行,都远远比不上她的气派。不但在当时,就是在身后,三百年来,一切大小文士,只要碰到与她有些牵连的事物,无不赋诗、撰文,回肠荡气。

他没有提到自己曾动笔为柳如是的故事写一部小说,但从八十年代之后他撰写的多篇关于柳如是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多年来他一直对柳如是这样有见识、有才气的女子颇为欣赏,他的藏品中自然少不了与她有关的书与画。可见,他与历代许多文士有着相似的情致,只是由于时代不同、学识不同,有了新的见解。与陈寅恪一起,他也走进了他所描述的三百年来大小文士的行列,成为其中又一个别具风采的新派文人。

性情风流,文字风流。在世事纷繁人声喧嚣的闹市里,在一己选择的书香阁楼里,在漫溢着传统文人隽永韵味的小巷里,我分明看到一位名士在款款而行。

完稿于二〇〇三年一月八日

目 录

001/看那风流款款而行——黄裳印象(代序)——李辉

001/致黄宗江(十七封)

一九四三 ~ 一九九九年

001/黄裳残笺简注——黄宗江

016/致周汝昌(四十六封)

一九五〇 ~ 一九六二年

051/致杨苡(八十六封)

一九七九 ~ 一九九八年

051/前记——杨苡

119/致范用(二十六封)

一九七九 ~ 一九九三年

138/致姜德明(四十封)

一九七九 ~ 二〇〇一年

138/写在前边——姜德明

168/致李辉(三十八封)

一九八八 ~ 二〇〇三年

187/《来燕榭书札》整理说明——李辉

致黄宗江
〔十七封〕

黄裳残笺简注

黄宗江

悠悠数十载，战后乱后劫后，于故纸堆中搜寻知友黄裳旧札，居然得存十余封之多。约略简注，以明时日，不做详释，知者知之，不知者也就不知可也。月旦人物处从实依旧，涉及故交望予宽谅，都老了。这里先引几年前，我贺黄裳书展所写绪言，寥寥数语，尚可略见我们的交往。如下——

黄裳（原名容鼎昌）与我少年同窗于天津南开，受业于李尧林诸恩师。七七事起，校亡于日侵，我们迫做少年游于孤岛沪滨。我下海卖艺，他初赠我艺名曰黄裳，我以其过于辉煌，未敢加身于登台之际，他便自己用笔名登场。太平洋战争周年日，我们又同入川，黄裳辑其处女作《锦帆集》，同舟者我。著黄裳，称锦帆，实则烂衫破帆，穷愁强笑，卖文卖艺，均痴人画梦，却求其真耳。悠悠数十载，我们均已年入古稀今不稀了，虽转盛世，难再携手做老年游，仍能时相遥遥拱手。只见其行文汨汨，论人说事，论剧说书，洋洋四十余种，如做线装，真乃是著作等身了。今凤鸣书店为其举办书展，同窗同舟如我能不同喜！念及世人每爱书爱文化乃更爱国，或爱国乃更爱文化爱书；黄裳这样一个劫存的写书家并藏书家，当为今人、后人、爱书人、爱国人所不忘。

简注：

1. 署八月十五日，可考为一九四三年，他在渝郊交通大学补读学业，我在重庆剧社做演员。